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曲五

唐 釋 道 宣 撰

周武將滅佛法安法師上論事十一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遠法師

抗詔事十二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

表請開法事十三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十

四

隋文帝下詔為絳州天火燒焚老君像

事十五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十六

周高祖武皇帝將滅佛法有安法師上論事

第十一

周武初信佛後以讖緯云黑衣當王遂重於

道法躬受符籙玄冠黃褐內常服御心忌釋門志欲誅殄而患信佛者多未敢專制有道士張賓譎詐罔上私達其策潛進李宗排棄釋氏又與衛元高唇齒相副共相殖醢帝納其言欲親覘視經過貶量佛失召僧入內七宵行道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同僧七夕不寐為僧讚唄并諸法事既無過犯無何而止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三日勅召有德眾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昇正殿帝御坐量述三教優劣廢立眾議紛紜情見乖角不定而散至其月二十日依前集論是非更廣莫簡帝心索然又散至四月初又依前集令極言陳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深淺鸞乃上笑道論三卷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據明

曲五

二

事多商榷至五月十五日帝大集羣臣詳鸞上論以爲傷蠹道士即於殿庭焚之有道安法師慧解洞達內外淹通時號釋宗衆標僧傑帝所信重常侍對揚僉議攸同三教齊立惟安抗辯教止二焉言出難尋著文易顯乃

撰二教論一十二篇初歸宗顯本篇畧云夫萬化本於無生三才兆於無始然則無生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不忘故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該被華戎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教爲內儒教爲外道無別教宗結儒流備彰前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尋討根源教惟有二何得

有三何者昔玄古朴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軍國之謨並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今總而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談其籍也並皇家之一

書何欲於一化之內令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言佛教者窮理盡性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二語其旨則四種悉由五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所及化擅象表又非三情智所尋至於遺累落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接羣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窺期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能博能要不質不文

自非天下之至慮孰能與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墨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與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也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聲聞緣覺所知況凡夫識想安得齊於佛聖乎經云無以日光等彼螢火斯喻極也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曰齊也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嶽塞淵然後方平續鳧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作體不可以色心是

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使同之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餘文多不載又史記云李老西邁止及流沙化胡西昇等經不足窮究漢末三張方行其道惑亂天下備見史書故李膺蜀記云張陵避瘡病於丘社中得呪鬼術書遂解鬼法後為大蛇所翕弟子尋妄述昇天其子衡衡子魯還習其道自號三師陵為天師衡為係師魯為嗣師咸以鬼道以化愚俗後漢書云張魯初為督義司馬遂掩殺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殺漢使者專據漢中三十餘載戴黃巾服黃布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出米五斗世號米賊初來學者名為鬼卒後云祭酒各領部眾夷俗信向朝廷不能討遂就拜魯為鎮夷中郎將通其貢獻至獻帝二十年

曹操征而破之初漢末鬼言黃衣當王於是張角張魯等始服黃衣曹氏受命以黃代赤故年號黃初黃中之賊至是始平元魏寇謙稍稍還服令大道之世風化宜同小巫巾色宜改復古且老子大賢絕棄貴尚又是朝臣服色寧異古有專經之學而無服像之殊黃巾布衣出自張氏夫聖賢作訓弘裕溫柔鬼神嚴厲動爲寒暑老子誠味祭酒咸飲張制鬼服黃衣則齊真僞皎然急緩可見故畧引張氏數條妄作用懲未聞

一初言禁經止價者玄光論云道家諸經制雜凡意教迹邪險是故不經但得金帛便與其經貧者造之至死不覩貪利無慈逆莫過此又其方術穢濁不清乃有扣齒爲天鼓咽唾爲醴泉馬屎爲靈薪老覓爲芝藥資此求

曲五

五

道焉能得乎

二或妄稱真道者蜀記云張陵入鶴鳴山自稱天師漢嘉平末爲蟒所噬子衡奔出假設權方用表靈化生糜鶴足置石崖頂到光和元年遣使告曰正月七日天師昇玄都米民山獠遂因妄傳敗死利生逆莫過此之甚矣三或合氣釋罪者妄造黃書呪禳無端乃云開命門抱真人三五七九天羅地網士女溷亂不異禽獸用銷災禍其可然乎四或挾道作亂者黃巾鬼道毒流漢室孫恩求仙禍延皇晉破國害俗惑亂天下五千道德全不許之五或章善書代德者遷達七祖乞免擔沙橫費紙筆奏章太上又云戊辰之日上必不達不達太上則生民枉死嗚呼哀哉

六或畏鬼帶符者符云左佩太極章右佩昆吾鐵指日則停暉擬鬼千里血若受黃書赤章即是靈仙

七或制約輸課者蜀記云受其道者輸米肉布絹器物紙筆薦蓆五綵後生邪濁增立米

民

八或解除墓門者左道餘氣也墓門解除春秋二分祭竈祀社冬夏兩至祠祀同俗先受治錄兵符社契皆言軍將吏兵都無教誡之

義

九或妄度苦厄者立塗炭齋事起張魯驢馱

泥中黃土塗面摘頭懸櫛埴使熟至義熙初道士王公旗省去打拍吳陸修靜猶泥額反縛懸頭而已資此度厄何癡之甚
十或夢中作罪者夢見先亡輒云變怪召鬼

神兵吏奏章斷之

十一或輕作凶佞者造黃神越章用持殺鬼又造赤章用持殺人趣悅世情不計殃罪陰謀懷嫉凶邪之甚

斯並三張之鬼法非老子之本懷傾世濫行罕有覺者論成上之帝覽安論以問臣下僚罕尋校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所推焉乃經六載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遂普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者百二十員並著衣冠名爲通道觀學士

時有蜀地新州願果寺僧猛法師不遠千里躬詣魏闕雖面陳至理邪正未分而帝滅毀之情已決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又以三科釋其前執其詞畧云猛以世之濫述老子尹喜西度化胡出家老子爲說經誡令尹

喜作佛教化胡人又稱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直人世差錯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者乎勝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用迷昏俗竊聞傳而不習天子不許妄作者凶老君所誡此之過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救其此失然教有內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多迷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耳之儔爲中上類例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自分優劣路顯故魏文之博識也

黃初三年下勅告豫州刺史老聃賢人未宜

先孔子不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未漢桓帝不師聖法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求以福良足笑也此祠之興由桓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未整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作禱祀犯常禁宜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呈露久矣愚惑者多致有前弊故著論焉雖復上聞終不見納有猛法師者氣調橫挺抗言帝旨詞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通容之情無愧恧次有藹法師者年德榮盛道俗所歸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生倒惑哉又曰餐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椹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之弟子豈可見此淪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徑來上表引見

登殿舉手而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卓明從旦至午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鏗然無撓帝雖納其言情決已定遲疑不言藹又進曰釋李邪正即事可求不煩聖慮索饒煮兩宗門人不害者立可見矣帝怯其言乃令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不用其言遂與同志七人於彌勒像前不食禮懺經於七日一時同逝藹入南山錫谷自割身肉布於石上引腸掛樹捧心而卒有人尋之於崖上見捨身偈三十餘行其後偈云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智者所不樂業盡於今日

周武平齊大集僧徒問以興廢慧遠法師抗詔事第十二

周武帝以齊承光二年春東平高氏召前修大德並赴殿集帝昇御座序廢之事義云朕受天命寧一區宇世弘三教其風逾遠考定至理多懿陶化今並廢之然其六經儒教典文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遙敬表心佛經廣陳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響信傾竭珍財徒爲引費故須除蕩故九凡是經像皆毀滅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勃逆之甚國法不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等五百餘人咸以王威震赫決諫難從關內以除義非孤立衆各默然下勅催答並相顧無色

俛首垂淚有慧遠法師聲名光價乃自惟曰
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謂能通理遂
出對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
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誠如天旨但耳目
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真今若廢之無以興
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
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舍生何故不知虛
空真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
法者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
法當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
禽獸帝又無答遠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
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
相尊事帝不答此難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
土不須廢而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
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諸經非此用

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
不行又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
考祖考不尊則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
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若爾則三教同廢
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封域乃殊莫
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
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
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
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
又無答遠曰詔云並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
曲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
還家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棄親向踈未
成至孝遠曰若如來旨陛下左右皆有二親
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
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

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飯餉母
如來擔棺臨墓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
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
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
怖帝勃然作色大怒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
得樂朕亦不辭地獄之苦遠曰陛下以邪法
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同趣阿鼻何處有
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圖意盛更無所答但
云僧等且還有司錄取論僧姓字帝已行虐
三年關隴佛法誅除畧盡既克齊境還准毀
之爾時魏齊東川佛法崇盛見成寺廟出四
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五衆釋門減三百
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融刮佛像焚燒經教
三寶福財簿錄入官登即賞賜分散蕩盡帝
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瘴氣內蒸身

曲五

十一

瘡外發業相已顯無悔可銷遂隱於雲陽宮
纔經七日尋爾傾崩天元嗣曆於東西二京
立陟岵寺每寺置菩薩僧用開佛化不久帝
崩國運移革至隋高祖方始大通如後所顯
注近見大唐吏部尚書唐臨冥報記云外祖
隋文僕射齊公親見文帝問死者還活人云
初死見周武帝云爲我相聞大隋天子昔與
我共食倉庫玉帛亦我之儲我今爲滅佛法
極受大苦可爲我作功德也文帝出勅普及
天下人出一錢爲之追福焉

周武巡鄴除殄佛法有前僧任道琳上表請
開法事第十三

周建德六年十一月四日上臨鄴宮新殿內
史宇文昂上士李德林收上書人表于時任
道琳以表上之上士覽表曰君二教也聖主

機辯特難酬答可思審之對曰主上鋒辯名流十方琳亦早聞正以聞辯故來得辯無爽云云乃引入上階御座西立詔曰卿既上事助匡治政朕甚嘉尚可條別自申勿廣詞費琳乃上撫安齊餘省減賦役事帝備納之又曰琳願誓弘佛道向且專論俗政似欲諂附君人其實無心護法自釋氏弘訓權應無方智力高竒廣宣正法救茲五濁特拔三有人中天上六道四生莫不歸依迴向受其開悟自漢至今踰五百載王公卿士遵奉傳通及至大周頓令廢絕陛下治襲前王化承後帝何容偏於佛教獨不師古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有益陛下可行廢佛之義臣所未曉詔曰佛生西域寄傳東夏原其風教殊乖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治風化方盛

曲五

十二

朕非五胡心無故事既非正教所以廢之秦曰佛教東傳時過七代劉淵篡晉元非中夏以非正朔稱爲五胡其漢魏晉世佛化已弘宋趙符燕久習崇盛陛下恥同五胡盛修佛法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義雖廣朕亦嘗覽言多虛大語好浮奢罪則喜推過去無福則指未來事者無徵行之多惑論其勸善未殊古禮研其斷惡何異俗律昔嘗爲廢所以暫學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義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豈以一世之局見而拒久遠之通議封迷勿悟不亦過乎是以佛理極於法界教體通於內外談行自他俱益辯果常樂無爲樹德恩隆天地授道廣利無邊見竒則神通自在布化則萬國同歸救度則怨親等濟慈愛則有識無傷

戒除外惡定止心非慧照古今智窮萬物若
家家行此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
用今離不行何處求益因重奏曰臣聞孝者
至天之道順者極地之養所以通神明光四
海百行之本孰先此孝昔世道將傾魏室崩

曲五

十三

壞太祖奮威補天夷難創啓王業陛下因斯
鴻緒遂登皇極君臨四海德加天下追惟莫
大終身無報何有信已心智執固自解倚恃
爪牙任縱王力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
祖所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
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敢損虧況父之
親事輒能輕壞國祚延促弗由於佛政治興
毀何關於法豈信一時之慮招萬世之譏愚
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孝道之義寧非至極
若專守執惟利一身是使大智權方反常合

道湯武伐主仁智不非尾生守信禍至身滅
事若有益假違要行儻非合理雖順必剪不
可護已一名令四海懷惑內乖太祖外潤黔
元令沙門還俗省侍父母成天下之孝各各
自活不擾他人使率土獲利捨戎從夏六合
同一即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即孝之終也
何得言非奏曰若言壞佛有益毀僧益民昔
太祖康日高鑒萬理智括千途必佛法損他
即尋除蕩寧肯積年奉敬興遍天下又佛法
存日損處是何自破已來成何利潤若實無
益寧非不孝詔曰法非不孝廢興有時道亦
難准制由上行王者作則縱有小利尚須休
廢況佛無益理不可容何者敬事無微招感
無効自救無聊何能益國自廢已來民役稍
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

曲五

十四

國安民樂豈非有益若事有益太祖存日屢嘗討齊何不見獲朕壞佛法若是違害亦可亡身既平東夏明知有益廢之合理義無更與奏曰自國立政惟貴於道制化養民寧高於德止見道消國喪未有兵強祚久是以虐紂恃衆禍傾帝業周武修德福集皇基夫若驕戰遂至滅身勾踐以道危而更安以此論之何關壞佛退僧方平東夏直是毀佛當此託定之時偶然斯會妄謂壞佛有益若爾湯伐有夏文王滅宋武王誅紂秦并天下亦漢滅項此等諸君豈由壞佛自後交論譏毀人法或以抗禮君親或謂妄稱佛性或譏辯析色心或重見作非業或指身本陰陽琳皆隨難消解帝終構難重疊三番五番窮理盡性琳則無疑不遣有難斯通帝曰卿言業不乖

理凡有入聖之期性非業外道有通凡之趣此則道無不在凡聖該通是則教無孔釋虛崇如是之言形通道俗徒加剔剪之飾是知帝王即是如來宜停丈六王公即是菩薩省事文殊耆年可爲上座不用賓頭仁惠真爲檀度豈假棄國和平第一精僧寧勞布薩貞謹即成木又何必受戒儉約真是少欲無假頭陀蔬食至好長齋豈煩斷穀放任妙同無我何藉解空忘功全通大乘寧希般若文武直是二諦不觀空有權謀徑成巧便豈待變化加官真爲受記無謝證果爵祿交獲天堂何待上界罰戮見感地獄不指泥犁以民爲子可謂大慈四海爲家即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殊拔苦剪罰殘害理是降魔君臨天下真成得道汪汪何殊淨土

濟濟豈謝迦維卿懷異見妄生偏執即事而言何處非道奏曰伏承聖旨義博言深融道混俗移專散執乃令觸處乘真有情俱道物我咸通千徒齊一美則美矣愚臣尚疑若使至道惟一則無二可融若理恒外內則自可常別若一而非一則半是半非二而無二則乍道乍俗是則縉素錯亂儒釋失序外內交雜上下叅倫何直遠沉清化亦是近惑氓俗是以陰陽同氣生殺恒殊天地齊形高卑常異不可以其俱形而使地動天靜惑者見其並氣而今陰生陽殺即事永無此理虛言難可成用所以形齊氣一可得言同生殺高卑義無不別故使同而不同一而不一道俗之理有齊無齊與無爲自別又若王名雖一凡聖無殊形事微同寬狹全異是故儒釋與無

始俱興道俗共天地同化若欲泯之爲一止可以道廢俗興如其俱益於世則兩理幽顯齊明今則惟一廢一興真成不可詔曰卿言道俗天殊全乖內外亦可道應自道無預於俗釋應自釋莫依儒王道若惟道道何所利佛若獨佛化有何功故道俗相資儒釋更顯卿不因朕言卿欲何論是以內外抑揚廢興彼此今國法不行王力所斷廢興在數常理無違義無常與廢復何咎奏曰仰承聖旨如披雲覩日伏聽勅訓實如聖說道不自道非俗不顯佛不自佛惟王能興是以釋教東傳十五載經五百弘通法化要依王力方知道藉人弘神由物感佛之盛毀功歸聖旨道有興廢義無恒久法有隱顯理難常存比來已廢義無即行休斷既久興期次及興廢更遞理自

應機並從世運不亦宜乎詔曰帝王之法善
決取捨明斷去就審鑒同異妙察非常朕於
釋教以潛思於府內校量於今古驗之以行
事筭之以得失理非常而不要文高竒而無
用非無端而棄廢何愛憎於儒釋奏曰弘法
之本必留心於達人通化之首要存志於王
道勿見忤己以惡者懷之以踈隔容己以美
者歡心以親近是則自惑於所見自亂於所
聞不可數聞有諉正之言遂便信納從唱而
和乘生是非尋討憊短日懷憎簿是則以僞
侈真衆聲惑志故令當踈者更進之當親者
更遠之遂使談論偏駁取捨專非斯乃害真
之禍患喪德之妖累於是帝不答乃更開異
途以發論端問曰朕聞君子舉措必合於禮
明哲動止要應於機比頻賜卿食言不飲酒

曲五

十七

食肉且酒是和神之藥肉爲充肌之膳古今
同味卿何獨鄙若身居喪服禮制不食即如
今賜自可得食可食不食豈非過耶奏曰貪
財喜色貞夫所鄙好膳嗜味廉士所惡割情
從道前賢所歎抑欲崇德往哲同嗟況肉由
殺命酒能亂神不食是理寧得爲非詔曰肉
由害命斷之宜然酒不損生何爲頓制若使
無損計罪無過言非飲漿食飯亦應得罪而
實不爾酒何偏斷奏曰結戒隨事得罪據心
肉體因害食之即罪酒性非損過由弊神餘
處生過過生由酒斷酒即除所以遮制不同
非謂酒體是罪詔曰罪有遮性酒體生罪今
有耐酒之人能飲不醉又不弊神亦不生罪
此人飲酒應不得罪斯則能飲無過不能招
咎何關斷酒以成戒善可謂能飲耐酒常名

持戒少飲即醉是大罪人奏曰制過防非本
爲生善戒是止惡身口無違緣中止息遮性
兩斷乃名戒善今耐酒之人既不亂神未破
餘戒實理非罪正以飲生罪酒外違遮教緣
中生犯仍名有罪以乖不飲猶非持戒詔曰

大士懷道要由妙解至人高達貴其不執融
心與法性齊寬肆意共虛空同量萬物無不
是善善惡何有非道是則居酒卧肉之中寧
能有罪帶婦懷兒而遊豈言生過故使太子
取婦得道周陀以捨妻沉淪淨名以處俗高

由五

六

達身子以出家愚執是故善者未可成善惡
者何足言惡禁酒斷肉之奇殊乖大道奏曰
龍虎以鱗牙爲能猿鳥以超翔爲才君子以
解行爲道賢哲以真實成德故使內外稱奇
緇素高尚若惟解而無行同沙井而非潤專

虛而不實似空雲而無雨是以匠萬物者以
繩墨爲正御天下者以法理爲本故能善行
防邪前察姦宄故使一行之失痛於割肉一
言之善重於千金若使心根妙解則居惡爲
善神智靈明處罪成福亦可移臣賤質居天
重任迴聖極尊處臣卑下是則君臣雜亂上
下倒錯即事不可古今未有何異詞談忠孝
身恒叛逆語論慈捨形常殺盜口閑百伎觸
事無能言通萬里足不出戶斯皆情切事奢
言高無用是以前有大而無用理有小而必
適執此爲道誠難取信詔曰執情未可論道
小智者難與談真是以井坎之魚寧知東海
深廣鸞雀籬翔詎羨鵬鳳之遊斯皆固小以
違大趣守文害於通途若以我我於物無物
而非我以物物於我無我而非物我既不異

於物物復焉異於我我物兩忘自他齊一虛
心者是物無不同遺功者無事而不可奏曰
仰承聖旨名義深博宗原浩瀚究察莫由事
等窺天誰測其廣又同測海寧識其深若以
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
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
山非大故使大大非大小小非小是則小大
異於同大小同於異無大小之異同何小大
之同異方知非異可異同寧有同可同異無
同可異同非異同無異可異異無同可同是
故無同而同非同無異而異非異何同異而
可異同非異同而同異帝遂不答於是君
臣寂然不言良久詔乃問曰卿何寂寞乃欲
散有歸無勿以談不適懷遂息清辯奏曰古
人當言而懼發言而憂是以古有不言之君

曲五

十九

世傳忘功之士所以息言表知非為不適詔
曰至人無為未曾不為知者不言未曾不言
亦有鸚鵡言而無用鳳凰不言而成軌木有
無任得存鴈有不鳴致死卿今取捨若為自
適又曰士有一言而知人有目擊而道存亦
有覩色審情復有聽言辯德朕與卿言為日
既久其間旨趣寧不畧委卿可為朕記錄在
所申陳令諸世人知朕意焉是則助朕何愧
信誠琳以佛法淪陷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
遂所論辯論雖明終非本意承長安廢教後
別立通道觀其所學者惟是老莊好設虛談
通申三教冀因義勢發明釋部乃表鄴城義
學沙門十人並聰敏高明者請預通道觀上
覽表即曰卿入通道觀大好學無不有至論
補已大為利益仍設食訖曰卿可裝束入關

衆人前却至五月一日至長安延壽殿奉見二十四日帝往雲陽宮至六月一日帝崩天元登祚在同州至九月十三日長宗伯岐公奏訖帝允許之曰佛理弘大道極幽微興施有則法須研究如此累奏恐有稽違奏曰臣奉申事止爲興法數啓懇懃惟願早行今聖上允可議曹奏決上下舍和定無異趣一日頒行天下稱慶臣何敢言至大成元年正月十五日詔曰弘建玄風三寶尊重特宜修敬佛化弘廣理可歸崇其舊沙門中德行清高者七人在正武殿西安置行道二月二十六日改元大象又勅佛法弘千古共崇豈有沉隱捨而不行自今已後王公已下并及黎庶並宜修事知朕意焉即於其日殿嚴尊像具修虔敬于時佛道二衆各詮一大德令昇

法座敷揚妙典遂人懷無畏互吐微言佛理汪汪沖深莫測道宗漂泊清淺可知挫銳席中王公嗟賞至四月二十八日下詔曰佛義幽深神奇弘大必廣開化儀通其修行崇奉之徒依經自檢遵道之人勿須剪髮毀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鬚髮嚴服以進高趣令選舊沙門中懿德貞潔學業沖博名實灼然聲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爲國行道擬欲供養資須四事無乏其民間禪誦一無有礙惟京師及洛陽各立一寺自餘州郡猶未通許周大象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任道琳法師在同州衛道虎宅修述其事呈上內史沛公宇文譯視覽小內史臨涇公宇文弘披讀常禮上事托跋行恭委尋都上士吐寇臣審覈

高祖諱邕即西魏丞相宇文黑泰之第三子也泰以魏氏廢帝三年崩世子洛陽公覺嗣位受魏禪號大周其年被廢立弟寧都公敏三年崩謚明帝立弟魯國公即高祖是也改號保定盡五年改元天和盡六年改元建德至三年滅佛法六年平齊江淮巴蜀中原一統帝以爲得政於天下也改號宣政五月便崩初帝深信佛宗曾無有二流俗識緯黑衣當王以僧緇服彌所經壞所以太祖入關便改衣幡悉爲皂色用厭不祥乃至高齊竊忌釋種將戮稠師以通覺故所以免害遂使周祖相從嫉之危身事迫信用讒佞終是信非徹到故受斯言不思禍國滅身勇意而行誅剪三寶摧碎寶命銷亡所以統御旣窮當年便殞子贊襲位改元大成二十六月禪位子

衍改元大象贊號天元明年五月天元又崩後年正月改元大定於二月內國禪有隋改號開皇率改皂衣普同黃色是知識緯虛誕光武已著前規卜射雉期虞氏加其潤色漢末謠言黃衣當王張角張魯並變服以應之黃初黃武又改元以附之斯術不亡又見周隋交禪以事徵驗終歸於空若夫興廢之道曆數有期因亡故昌亡亦爲貴故經云難遭想滅大聖爲之碎身隨機得度淨土由來不毀周武行事不亦宜乎道琳法師俗姓任氏曲五高齊之時在相州鄴下有名大德周氏東平三誅除釋種當時高祖召僧共評廢之上統等五百餘人無敢陳抗慧遠法師崛起抗詔帝無以答遂以威滅道琳法師初以他行後乃申表武帝舍弘召至御座對坐交論二十餘

日前後七十餘番帝極覈徵竟不能屈既理有所歸乃付議曹量其可否會帝昇遐天元嗣位至大象元年八月二十九日議表九月內申奏時深加面許明年正月遂詔頒行於是佛法如前廣通

周天元皇帝納王明廣表開佛法事第十四又大象元年二月內鄴城故趙武帝白馬寺佛圖澄孫弟子王明廣上衛元嵩佛法事表達天元皇帝至四月八日內史上大夫宇文譯宣勅旨佛教興來多歷年代論其至理實自難明但以世代澆淳不依佛教致使清淨之法變成濁穢大祖武皇帝所以廢而不存正爲如此朕今情存至道思弘善法方欲簡擇練行恭修此理令形服不改德行仍存敬設道場欲行善法王公已下並宜知委餘如

世皇

三十三

前說

隋文帝詔爲絳州天火焚老君像事第十五門下夫妙覺垂慈等羣生於一子玄門亭毒總萬物而爲母故泥洹大教化被者城無爲真道被斯神國豈徒足相淨土不容真人之勝哉曲沃東南土名烏谷有靈宮一所道佛同座碑記湮滅莫識修起所由年代參差不知營造遠近忽有異風揚礫如飛長者之蓋頽雲掩地似狎司空之兵驟雨闌干翻伊倒洛電女掣鞭天帶流金之色雷童挽軸地有崩山之響霹靂老君身首各去而佛靈相儼然無損黃鶴已高青牛遂遠未識金丹安能不惑者焉主者施行集論者云夫邪正糾紛在智猶惑幽明路絕顯驗斯形自皇覺照臨滿於空有之域靈瑞

感應充於凡聖之心自赤澤降神青丘化及威德之清昏識神光之燭幽都無不喪膽求師疑懷請道所以掃六師於舍衛梵主傾誠偃十陣於伽耶魔天稽首安得與夫區區老叟黃巾奉而抗衡瑣瑣尹生黔首則而齊化故使周昭降生已後唐文教迹以前未聞釋尊儀相靈祇之所輕毀至於李老形像頗被欺陵曲沃同座而別焚彭門僧拜而道偃斯徒衆矣畧舉知之頃俗多迷疑腸自結終非果敢故抱遲惟余以近歲通訪古蹤行至鄆

曲五

千四

家因問氏族長樂年雖遲暮慧解清明言晤微擊諸道怯其過往自云是尹令之餘胤也東邊樓觀此乃先君尹令之故宅也先君志重丘園情敦稼穡地廣苗厚通觀莫因遂結草爲樓以用觀望故云樓觀也本非老君之宅先君承老君西遁將往流沙道左邀携逆旅相待老君遂之此宅周眺久之東南高崗即先君之古臺也當時亦與李老共登此臺祖宗相承墳墓峙列不聞先君與李老西邁此乃出自道書非關古史又云昔聞李老生陳苦縣長亦東川老方入秦死於槐里未聞正說西化流沙雖史遷浪言非爲定指莊蒙所及斯途有歸自餘云云不可尋檢余又往始平之西二十餘里渭水之北槐里古城基址尚存中有一冢訊問耆舊斯冢是誰皆莫

知其由案縣圖經但述古城亦不測其年代
冢跡今遠訪問流沙即燉煌鳴沙之地是也
彼有流沙之地而無伯陽之風檢道化胡西
昇經等聘往化胡胡人不受乃令尹喜爲佛
化胡胡人方服今窮其浮辯較其宗匠自天

曲五

三五

竺已北諸外國者乃稱胡國人皆奉佛未承
喜化還祖天竺釋迦如來若此搜求聘行不
遠槐里死矣秦佚弔之頗爲實錄自餘虛引
未足稱之故隋尚書令楚國公楊素行經樓
觀見壁畫尹喜化胡之像素告諸道士曰承
聞老君化胡胡人不受令喜變身作佛胡人
方受是知佛能化胡胡人奉佛道不能化云
何言老子化胡深思此言也故列時緣露布
惟遠後進未廣聞安能博詰想有識者顧此
懷諸

隋兩帝重佛宗俱受歸戒事第十六

案隋著作郎王邵述隋祖起居注云帝以後
魏大統七年六月十三日生于同州般若尼
寺于時赤光照室流溢戶外紫氣滿庭狀如
樓閣色深人衣內外驚異帝母以時炎熱就
而扇之寒甚幾絕困不能啼有神尼者名曰
智仙河東劉氏女也少出家有戒行和尚失
之恐墮井乃在佛屋儼然坐定時年七歲遂
以禪觀爲業及帝誕日無因而至語太祖曰
兒天佛所祐勿憂也尼遂名帝爲那羅延言
如金剛不可壞也又曰兒來處異倫俗家穢
雜自爲養之太祖乃割宅爲寺以兒委尼不
敢召聞後皇妣來抱忽化爲龍驚惶墮地尼
曰何因妄觸我兒遂令晚得天下及年七歲
告帝曰兒當大貴從東國來佛法當滅由兒

曲五

二二六

興之尼沉靜寡言時道吉凶莫不符驗初在寺養帝年至十三方始還家及周滅二教尼隱皇家帝後果自山東入爲天子重興佛法皆如尼言及登位後每顧羣臣追念阿闍梨以爲口實又云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小時在寺至今樂聞鐘聲乃命史官爲尼作傳帝昔龍潛所經四十五州及登極後皆悉同時起大興國寺仁壽元年帝及後官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槌試之宛然無損遂前後置塔諸州百有餘所皆

四五

二五六

置銘勒隱于地府感發神瑞充物耳目具如王邵所撰感應傳所以周祖竊忌黑衣當王便推滅佛法莫識隋祖元養佛家王者不死何由可識事過方委知聖作狂自古皆爾備諸聞見然帝信重佛宗情注無已每日登殿

坐列七僧轉經問法乃至大漸至於道觀羈縻而已崇建功德佛門隆盛時旣非逸故畧其叙于時曇延法師是稱僧傑昇於正殿而授帝菩薩戒焉事如別顯及大業嗣曆彌隆前政昔居晉府盛集英髦慧日法雲道場興號王清金洞玄壇著名四海搜揚總歸晉府四事供給三業依憑禮以家僧不屬州省迄于終曆徵訪莫窮而情慕佛宗崇奉誠約天台智顛定門幽祕神用罕加請爲國師尊稱智者言令所及無不允從及其即世廢朝追感就山造寺廣度衆僧下書優問慇懃委曲遣錫糧粒并諸法衣欲使徒衆行道如師存日故每至忌晨必預先設供門人歲至面叙昔緣情欸莫二自有帝王於師珍重無以加也至於李老符籙曾無預懷致使交論興言

四五

三五

絕於徵召故無編次云

集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卷第二

音釋

覘丑廉切 狷俱犬切 獠音老 惡尼切 六
 疥吾割切 頰蓋落
 祝誼 袪禱